

<<金粉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金粉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1822288

10位ISBN编号：7531822288

出版时间：2009-6

出版时间：黑龙江美术

作者：语笑嫣然

页数：20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金粉记>>

### 内容概要

民国六年，位于南京附近的苏和镇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小镇，蓝映阙和母亲在镇上靠着骗人的巫术糊弄乡邻。

某天，一场大雨，附近的山泥塌陷，竟惊现一座清乾隆年间的墓穴。

而同时，南京城里来了一封求救信。

映阙就读于女校的妹妹蓝立瑶，因牵涉到一桩杀人案件，成为疑凶。

映阙为了替妹妹洗脱嫌疑，只身来到南京，因而结识了死者的老板青年才俊萧景陵。

彼此互相吸引，情愫暗生。

经过一连串的调查，死者的女秘书似乎最具嫌疑，可就最关键的时候，女秘书意外死亡。

萧景陵顺势将所有的罪名都归咎在女秘书身上，令蓝立瑶得到释放。

事情看似圆满。

却不知，这只是一个开始…… 语笑嫣然，当红唯美派作家，以精致哀绝的文风著称，民国悬疑长篇小说《金粉记》为她继热销作品《爱如指间砂》后又一力作。

小说以1917至1925的时间段为背景，南京和上海为主要的场地，讲述发生在几位主角身上离奇怪诞疑云重重的故事。

唯美精致的文笔，缠绵动人的情感，点点疑团，层层迷雾，都结合在这样一部旧时背景的小说里。从六朝金粉的古都南京，到繁华如梦的大上海，香烟与旗袍，乱世坑与名利场，似一幅水墨的画卷展开。

<<金粉记>>

作者简介

语笑嫣然，是写手，然后做编辑。

生于80年代中期，正月，典型的双鱼座女子。

为满足一己私欲，写很多虚无飘渺的故事，自认为美好得不得了，尤其偏好校园和古代题材，喜随性而为，只写能令自己接受的文字。

始终信缘分，信命运，知道有一个人，无须争取，是为我存在，隔着山

<<金粉记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桃源风波，疑云乍现时第二章 邂逅，最美丽的意外第三章 表象和残局第四章 今宵风月知谁共第五章 亦曾擦身过第六章 吹断巫山云雨第七章 芭蕉不展丁香结第八章 芙蓉面，柳如眉第九章 几多恩爱，不过是幻象第十章 离恨，杀机，碧落黄泉第十一章 被遗漏的真相第十二章 这些，那些，无法追及第十三章 我从前世来找你第十四章 有一种存在，身不由己第十五章 没有谁比爱更深刻第十六章 生死相许第十七章 亡命，天涯第十八章 别时容易再会应在何年第十九章 唯独你是不可替代第二十章 夜游，无心之失第二十一章 原来，已在灯火阑珊处第二十二章 此情莫非成追忆第二十三章 谢恩，还仇，都是旧时友第二十四章 请为我在心底留下一个位置第二十五章 白头生死鸳鸯浦第二十六章 风景依稀似去年

## 章节摘录

第二章 邂逅，最美丽的意外 画室谜案 那日，是这样的。

立瑶在上午九点的时候，到了韩云松的工作室。

韩云松就是此次命案的死者。

他被利器割破了喉咙，横躺在自己画室的地板上，血水绕着他的身体围成了一个形状。

韩云松是一名画家。

风盛的月份牌广告，大多出自他的手笔。

他的画功是极精湛的，据说因而深得老板的喜欢，而他本人，亦是恃宠而骄。

再有传言，说韩云松是极风流的。

他贪美色，常常出入石坝街这样的风月场所。

当然，因工作之便，他还能结识到身家清白相貌可人的年轻女子。

他虽仪表平平，但却识得不少伎俩，一张油嘴，能哄得天上的飞鸟为他停在枝头上，所以，和他有过瓜葛的女子，为数也还不少。

立瑶愤然道，韩云松那样的男子，我是瞧不上的，可他们却说，我与他有染，说我杀他，是一场桃色的纠纷。

兴许是哪里谈得不拢了，争执起来，错手划破了他的喉管。

我的确是很难得，才等来了这样的机会。

我~心想着，自己总算可以做那月份牌上的女郎了，我连迟到也舍不得。

韩云松的女助手，苏敏儿，也就是，介绍我入再货行的那位苏姐姐，她来给我开门。

她是温柔和善的，跟我交代了几句，然后走了，留下我跟韩云松两个人在屋子里。

韩云松的情绪似乎不太好，也没有和我说上几句话，只让我在旁边休息一阵，画的时候，他再喊我。

我在屋子里转了转，看见很多美女的画像，不可否认，韩云松的名声虽不好，但画艺，的确是不错的。

后来，我觉得有点渴，我见茶几上面摆了一杯清水，就自己拿来喝了，谁知道，喝过以后竟有些头晕。

再后来，实在困得很，就靠着椅子睡着了。

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等我醒来，我看见，韩云松，他，他躺在地板上，身边，全是血。

全都是血！

而整个屋子，除了我，没有别的任何人。

说到这里，立瑶的情绪越发激动了，仿佛韩云松死时那狰狞的一幕又拉到了眼前。

猩红的血液，僵硬的尸体，饱藏愤怒和惊恐的眼睛像铜钱一样鼓着，还有凌乱的画室，被折断的画架，以及落在地上的纯白色画纸，那纸上未完成的半张美人脸，似在对着她，凄凄地，凄凄地，笑。

映阙自警察厅出来，天色已经全黑。

而空气里仍然还有太阳的余温。

闷闷的。

这里是省城，不似自己的乡间，夜里总有凉风带着湿气柔柔地飘过，还能听见成片的蛙声，想像麦浪翻滚。

可是，这里也有家乡所不能见的繁华。

灯火通明的大街。

吹拉弹唱的卖艺人。

或在路边小憩的黄包车夫。

当然，还有喧哗的醉汉。

和斯文秀气的女学生。

虽然混杂，却似笙箫不歇的，即使孤零零一个人，也不必感到惊慌害怕。

## &lt;&lt;金粉记&gt;&gt;

只是，从家里带来的钱，为了疏通那些势利的警察，已经用掉大半。

旧藤条的箱子，即使塞满了衣物，也只觉轻飘飘的。

还能在南京呆上多久呢？

还需要呆上多久？

映阙想。

她抬头看看苍茫的夜空，零碎的星子，像萤火虫的眼睛。

这个比喻是幼年的立瑶说出来的。

她的妹妹，小小的身子，带着婴儿肥，靠在她的肩膀上数星星。

她说，姐姐，星星真漂亮啊，我长大了，也要像星星那样灿烂夺目。

只是这颗星星如今却被囚禁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。

四周都是阴暗的冰凉的墙。

要如何才能够救她，证实她并非杀人的凶手呢？

究竟，要怎么办才好呢？

映阙一直走，一直想，慢慢地，夜又深了一层。

影子，很倦，很长。

花儿草儿 翌日。

清早。

八月的南京，夏的酷热将息未息。

初阳带着江南女子般的娇憨，冉冉冲破云层，在稍厚的浅灰色云层的边缘，开出一道灿烂的金边。

人是忙碌的。

风尚有些许清凉。

这让映阙想起了在苏和镇的集市上，箩筐，扁担，手推车，竹篮子，以及擦肩而过的人。

只是，那些面孔，纵然不相识，却也不眼生。

苏和镇那么小，镇上的人，总是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互相碰见过。

南京就不一样了。

映阙向卖油茶的老大爷询问，风盛百货行在哪里。

老大爷忙着招呼客人，说，你让拉车的载你去吧。

映阙又问客栈的掌柜，掌柜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，映阙听得不太明白。

后来，还是路边的小乞丐帮了忙。

为此，映阙又花掉了一个珍贵的铜板。

因为时间尚早，百货行里的人说，萧老板通常是不会在上午出现的，他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忙，这一整天，会不会来巡视也说不准。

映阙有些气馁。

想想立瑶，她的尖下巴，她的瘦颧骨，还有她花朵一般凋谢的皮肤，她似乎快要等不下去了。

映阙从店铺里悻悻地退出来，旁边有人撞了她一下，她没站稳，踏空了台阶，斜着向后方跌去。

擦破了手肘的疼痛刚刚传进大脑，又听得一阵猛烈的鸣笛声音。

直到那个时候，映阙才晓得，原来洋车是那样叫的。

比雷声还要响亮，几乎震破她的耳膜。

黑色的铁皮洋车，像是从哪里运送来的怪物，轰轰地停在映阙面前。

车轮子离映阙的手只有几寸远。

映阙惊魂难定。

然后，司机下来了，用一种慈悲又恐慌但还透出小小的不耐烦的眼神盯着映阙，问，姑娘，你不要紧啊？

映阙木讷地摇头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

坐在洋车后排的两名男子也先后下了车，其中的一位，西装笔挺，黑色的皮鞋光滑得几乎要映照出人的脸来。

他淡淡地看了映阙一眼，又径直往百货行里走，旁的一些人见了，点头道，萧老板。

## &lt;&lt;金粉记&gt;&gt;

萧老板。

这一声喊，映澜才如梦初醒。

她顾不得拍去身上的泥土，赶忙追了上去，挡在男子面前。

问道，你就是这里的老板？

男子戏谑道，就算古时候抢亲，也不见得有什么女子如此大胆的吧？

周围的人一阵哄笑。

映澜涨红了脸，有些羞赧，又有些愤慨。

她咬着嘴唇，好好地将面前的男子瞪了几眼，好像瞪几眼就能灭他人的志气助自己的威风一样。

但她一说话，又紧张了，脸越发的红，语序也有些颠倒。

她说，我妹妹是无辜的，他们说，是萧老板报了案，那些警察，把我妹妹关在监牢里，她没有杀那个画家，她是无辜的。

男子大约有些明白了。

当天，他到画室找韩云松，原想跟他交代有关下一季月份牌制作的事宜，却只看见了韩云松的尸体，以及跪在韩云松身边，满手都是血的立瑶。

他没有办法不认定这女子就是凶手。

立刻报了案。

只是，到现在，连疑凶的名字，他都忘记了。

只不过，这横空杀出来的女子，倒是有些乐趣。

他这样想。

他就是风盛文化公司的大老板。

在南京，生意做得红火，虽不见得富甲一方，但家财总归是殷实。

这里面有一半是他的父亲临终前留给他的厚礼，而他亦不枉费，乱世里起了这间公司，草草的两三年光景，就风生水起。

再加上，他处事低调，凡事礼让，颇谙熟人际上的处理，又无劣迹，故名声还算正派。

在很多南京人的眼里，这也属不易。

更何况，他的年纪才不过二十又四岁。

他姓萧，萧景陵，父亲说他的名字是取自金陵的谐音，并无别的讲究。

他高而俊朗，有深邃的眉目，只是常常被他的帽子遮挡了去。

他素喜灰暗色调的西装，早早地剪了辫，一副留洋学生的英挺模样。

在南京，如他这般的男子并非没有，只是，那年少却低沉的气质，带着稳重与内敛，不似纨绔子弟的轻浮，就着实少见了。

而此时，萧景陵在风盛百货行的门口，盯着他面前灰头土脸的乡下女子，竟然忍俊不禁。

他笑的时候，略略偏着头，弯弯的嘴角，一边高，一边低，并不对称，高的那一边，就露出小括号形状的纹路，本是极好看的。

倘若换了别的女子，兴许又是一番倾倒。

可惜映澜无心看，她只觉得，萧景陵那样毫不遮掩地对她直视，是无礼的。

她有些尴尬，再次红了脸。

这一天可真是糟糕透了，映澜想，她竟然在同一个人的面前，频频脸红，还被对方像看一棵花儿草儿似地仔细看了去，她怎么就那样不争气不能硬朗一些强势一些呢。

为红颜不管怎么样，萧景陵并未采纳映澜的意见，尽管这女子在他面前的确就像花儿草儿那样有趣，甚至，他曾经为之眼前一亮。

但空口无凭，他怎么能因为她而推翻自己亲眼所见。

古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那段历史，他幼年读书的时候就鄙视透顶。

但映澜不放弃。

也许，除了找萧景陵，她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以做。

譬如，去到凶案的现场。

可是，去了，真的能查出些什么来吗？

<<金粉记>>

她不是侦探，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样着手。

又或者，去调查跟死者韩云松有关的人物，他的朋友，他的老板，他的下属，他身边出没过的女人，甚至他的仇家，等等等等。

如果这样的话，又应该从哪一个查起？

凭什么判定谁是有嫌疑的，谁又是无辜的呢？

    半夜里，映澜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不得睡眠。

    也许，除了找萧景陵，她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做了。

画室是风盛的产业，在命案发生以后，已经关闭。

而韩云松有哪些朋友哪些敌人哪些女人，她自然也需要向人打听。

而这个人选，虽然不只萧景陵一个，但映澜无从找起——    她也就认得他了。

.....



<<金粉记>>

编辑推荐

时光的洪流之中他们走散，即使重逢，却算不清这尘世已倒换几番。  
也许穷途末路。  
也许，沧海桑田。  
无法预测的人生跌宕，无法承受的爱情凄绝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